



好书精读

对世间生命广博的爱

□余中先

做什么。

帕特里夏的母亲茜贝尔讨厌“国王”成天跟女儿待在一起,想方设法地分开他们,但无论是寄宿学校,还是出外游历,都无法把两人隔开。绝望中,她甚至恳求丈夫把狮子打死算了。

帕特里夏看到雄狮“国王”有了两只母狮作为生活伴侣后,嫉妒心大发。“国王”为阻止狂躁的母狮对女孩的进攻,不仅挡在了母狮和女孩中间,而且还主动出击,让意欲行凶的母狮屈服了下来。

“国王”与小姑娘的故事,在小说结局时出现了情节突变的高潮,疯狂追求着帕特里夏的黑人马萨依部落青年奥里乌嘎,突然向狮子发出挑战,朝狮子投出了长矛。而帕特里夏见狮子负伤流血,就像自己在负伤流血一样,怒不可遏地放开狮子向勇猛的斗士奥里乌嘎扑去。就在狮子即将用獠牙咬住奥里乌嘎脖子的一刹那,闻讯赶到的布里特开枪射中了狮子的心脏。

看到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最亲爱的动物朋友,帕特里夏顿时疯狂起来,她无法原谅父亲的这一罪过,心灰意懒的她决定离开父亲母亲,永远地离开森林,离开这个皇家野生动物园,离开她气息所依的野生万物,遂母所愿地去城市丛林……

话题

这部小说的主角无疑是帕特里夏。其实,小说中,还有一个十分美妙的形象,可那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非洲草原的一片景色。不过,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写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请看:

此处是一个宽阔平滑,波光粼粼的圆形河滩,过去曾是一汪湖水。月光反射在水面波光闪耀。在这片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的月光幻影之中,我们看到受到自由空间清新空气和皎洁月色吸引的动物正在嬉戏。体型庞大或力量凶猛的牛羚,长颈鹿还有野牛正在迷人的马戏场中安静地散步。斑马、格兰特瞪羚、黑斑羚在干涸的湖中间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无边的圆圈,既无重力又无物质。这些被镀上了银月和水墨颜色的,超越了肉体的身影,在天幕中轻巧、迅速、自由、优雅地摇摆,站立。它们的动作比白天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高贵和迷人。这正是月光浸润,引导而完成的疯狂、神圣的舞蹈。

任何一个热爱自然的人,面对它,都会被它的雄伟、壮丽、博大、广袤所感动和振奋。

然而,欧洲的某些文明人与非洲的自然是那么格格不入。读者可以从布里特的口中得知:有那么一位在乞力马扎罗山下也不忘戴齐珠宝首饰的女士,“可惜某天早餐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一群猴子夺走”。还有一些游客,则因为临时住的茅屋里没有冰箱而牢骚满腹。

作为旅游者的“我”,尽管也来自欧洲,但毕竟对大自然,对野性的动物,对非洲的原始生活充满敬意,也能理解和欣赏帕特里夏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当然,相比于“野兽们的女巫”帕特里夏,他就差得远了。

帕特里夏对野生动物的理解和热爱,应该远远地胜过一些同样也热爱并且想保护动物的成人。有这样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这些野兽不需要您,”帕特里夏终于开口了,

“和您在一起,它们就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安静、自由地玩耍了,像它们平常习惯的那样。”

“可是,我喜欢它们,这你也知道。”

“那也不行,”帕特里夏反驳道:“野兽和您合不来。必须得懂它们,但您不懂……而且您也不会懂。”

小说设计了一个悲剧结尾:“国王”死后,最终,帕特里夏还是在欧洲文明的进逼下失败了,屈服了。

我们看到,她含泪告别了大自然,告别了充满了温情和自由的动物世界,要去内罗毕,要去她以前曾经去过的寄宿学校。这是一次真正的告别。告别自然,走向文明。

帕特里夏的故事,使我想起另外一个法国小女孩,那位在真实生活中长期与野生动物为友的小姑娘蒂皮。

蒂皮的父亲是摄影师阿兰·德格雷,长期在非洲的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地工作,拍摄那里的沙漠、草原、动物。她从小跟着父母在非洲长大,在野生动物中间无忧无虑地生活。有一本书叫《我的野生动物朋友》,记述了小蒂皮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赞美,以及对她与动物相伴的童年生活的回忆。

后来,到了上学年龄,蒂皮不得不回到法国,跟同龄人一起在巴黎上学,比他们稍晚几年开始接受欧洲文明的熏陶。她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知道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因为法国社会要保护小明星(她因为童年时代与动物为友的“历险”生活,成了法国家喻户晓的生态大使级别的明星),不让媒体采访她。我们从媒体那里再也没有

得到关于她的最新报道,但通过她父母的讲述,我们还是得知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很复杂的家庭问题,更何况这还是许多从生下来就接受西方文明的孩子所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

我在想,颇有些担心地想,现实生活中的蒂皮·德格雷的状态,大抵就是小说中帕特里夏将要面临的明天。

作者

小说《狮王》的作者约瑟夫·凯塞尔(Joseph Kessel, 1898-1979)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俄国犹太人,后移居法国。1915年,他才17岁时就当了新闻记者和演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次年他即投笔从戎,在空军部队服役,屡建功勋。

在60余年的漫长文学生涯中,凯塞尔著作等身,结集出版的传世作品有70余部,论字数不下一千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就有14部。而《狮王》正是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的扛鼎之作。1962年,他入选法兰西学士院,成为40名“不朽者”院士之一。他获得的勋章还有荣誉团的大军官勋章、文学艺术指挥官勋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大战的十字勋章。

1958年春,《狮王》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首次发行,立刻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反响,很快就跻身于畅销书之列。至今的法语版印数已达数百万册。作者当年因此书而获大天使文学奖,次年又一举夺得第九届摩纳哥文学大奖。

1975年,凯塞尔的全集出版,达30卷。

对凯塞尔的生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伊夫·库里埃尔(Yves Courriére)写的传记《约瑟夫·凯塞尔,或沿着狮子的踪迹》(1985)来读。不过,这部传记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

当然,要了解凯塞尔,最好还是去读他写的作品。现在,《狮王》既已由接力出版社出版,那么,就请中国的读者先来读一读它吧。

故事

我手头法语原版的《狮王》,在封底上是这样介绍这部小说的:“一个女孩子与一头雄狮之间的爱”。

女孩叫帕特里夏,她的父亲约翰·布里特是非洲肯尼亚某皇家野生动物园的主管。那只叫“国王”的狮子是小女孩的朋友。当年,人们在热带稀树草原的灌木丛窟窿中发现这只狮崽时,它顶多才生出来两天,像只睡猫一样孤立无助。从那时起,女孩帕特里夏就成了它的朋友,它的保姆。渐渐地,它长大,跟帕特里夏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对她始终忠心耿耿,服服帖帖,她想让它做什么它就

经典重读

如此独特,如此悲伤,如此愉悦

□李红叶

童年既是一种普遍经验,也是一种特殊经验。因个体命运的差异,以及所处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每个人的童年故事各不相同。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展示了一个伟大作家“如此独特,如此悲伤,如此愉悦”的童年,它使我们惊讶、感动,并沉思。

“高尔基”是一个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阿廖沙”则是他的乳名和昵称。

高尔基创作《童年》时已年过40。其时,他已历经沧桑,对于人世和个人的命运有非常深刻地观察和思考。《童年》既是以年幼的阿廖沙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同时也是成年的高尔基站在高处反顾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种种遭遇经时光的过滤而变得更清晰,也更意味深长。

阿廖沙天真、敏感,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怀着强烈的向往和珍惜之情,而他未脱童稚却已经历曲折复杂的人生——3岁丧父,11岁母亲离世,寄居,遭虐待,与人打架,拾破烂,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观察着形形色色的生活。这种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使我们看到,高尔基的童年讲述成为一个巨大而独特的文本——其间人物与事件均充满意义。

我们在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作家高尔基执笔时的炽热感情。这种感情,我们在鲁迅的《故乡》、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萧红的《呼兰河传》等描写童年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到——一种经由单纯而富理解力的心灵所传达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爱与恨。

高尔基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童年。高尔基说,真实高于怜悯。生活是如此局促而无法回避。当外公与两个儿子相互打骂,当外公暴打外公,当茨冈死去,当格里高里流落街头乞讨,当无辜的伊戈沙遭街头孩子欺负,当彼得叔叔沉湎于讲述各种丑陋的事,当虚伪堕落的继父用长长的腿去踢悲苦无告的瓦尼娅,阿廖沙的悲愤就溢于言表,他的内心就滋长着要纠正这些令人羞耻的事情的正义感。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的力量虽然弱小,但他在抗议,并感受到难以形容的痛苦。

他长期寄居的外公家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倾斜的、令人不安的世界。这个世界滋长着暴虐、冷漠、自私和贪婪,每个人都深受其害。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暴虐、冷漠、自私和贪婪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发生着。外公家仅仅是“愚昧的民族”的阴暗生活的一个缩影。

毫无疑问,《童年》不仅仅是个人剪影。作品所记录的不仅仅是阿廖沙个人的种种遭遇,还记录了阿廖沙所处时代所处阶层的众生相。阿廖沙从父亲家到外公家,从家庭生活到街头生活和学校生活,尤其是外公几次搬家,阿廖沙因此观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生活。于是,个体的遭遇就与人类群体的遭遇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也正是成年的高尔基在反顾自己的童年时所发掘的“童年讲述”的另一层意义。高尔基写道:“我并不是在讲述我自己,而是在讲述由许多可怕的印象构成的令人感到压抑、窒息的环境,普通的俄罗斯人曾在这个环境里生活,而且至今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高尔基对民族生存境况的关注使得他的创作超越“私人倾诉”而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

他的个人遭遇似乎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不曾突出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也不曾渲染被打后的肉体上的疼痛。但他为一切粗暴的行为而震惊,而激愤;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和毁灭而难过。他对世界的关注方式、关注范围以及关注的程度,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父亲下葬时,3岁的阿廖沙惦记着的是那几只没有来得及爬出土坑的青蛙。沉默的格里高里被外公家忽视乃至抛弃,而阿廖沙却与他亲近,并对他怀着无限的同情之心。“好事”被视为“异己”,大家都回避他,阿廖沙却成了他的好朋友。上校冷漠孤僻,但阿廖沙却懂得他的三个孩子是多么相互怜惜相互友爱。即便是像外公和舅舅这样粗暴、自私而堕落的人,阿廖沙对他们也抱有深深的同情。舅舅的琴声里隐藏着他的心声——一种因个人过于软弱而无力过上尊严的生活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幽怨;而外公,当他的声音变得柔弱的时候,当他帮助阿廖沙修整花园里那属于阿廖沙自己的“建筑物”的时候,他流露出了内心深处的柔软。

阿廖沙的善良、敏感与理解力,使我们看到一个伟大作家的雏形!

正是经由阿廖沙的眼,我们看到:他的母亲,曾经是多么年轻、高傲,多么精致、优雅,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像花朵遭到暴雨一般萎靡、凋谢,最终无奈地死在孤苦贫病之中;他的好朋友茨冈是多么可爱,多么乐观聪颖,多么机智仗义,也因舅舅们的冷漠

和自私而过早地死去;大眼睛的孤儿科斯特罗马靠拾破烂为生,他梦想赚钱养一对鸽子,他视偷窃为羞耻,13岁的时候,却仅仅因为偷了人家一对鸽子,而被吊死了;只有外婆,她永远是那么慈爱,那么乐观,那么宽厚,那么坚忍,然而,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也得借助于酒精来浇灭那浓得化不开的愁……

年幼的阿廖沙所接触所观察到的,正是年长的高尔基所反思所忧虑的。他在反思、忧虑着什么?他在反思、忧虑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在反思、忧虑着俄罗斯的国民性和民族性。

阿廖沙的童年是如此独特,如此悲伤,然而,阿廖沙的爱远远地超过了阿廖沙的恨。在“丑事”接二连三的年月里,有多少美好的人物和愉悦的场景永不能忘怀!

在残酷现实之下,爱与信心从未消逝。俄罗斯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精神从未消失。

父亲和母亲亲密相处的方式形成了阿廖沙对世界的最初印象,而父亲离世后外婆就成了阿廖沙的天和地。外婆的慈爱、乐观和坚忍,像俄罗斯大地一样宽广和厚实。

阿库丽娜·伊凡诺夫娜身上显示了俄罗斯民族中最优秀的品质。她必定是世界文学史最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是小阿廖沙的保护神和天堂,卡西林家真正的台柱,底层人最贴心的知己。她是如此乐观,如此勇敢,又如此机智;她是如此热爱大自然,如此敬仰上帝,如此慈爱,又如此坚忍,如此宽容。她还善于讲故事,了解如此多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和诗歌。当她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充满真理和正义的故事的时候,当她果敢快捷地处理一场大火的时候,当她旋转着她那庞大的身躯轻盈地舞蹈的时候,当她为阻挡大儿子被暴打而折断了自己的手臂的时候,当她力促她的女儿和马克西姆·萨瓦杰耶夫的爱情的时候,当她被粗暴的外公虐打而依然抱着外公的额头亲吻他、宽慰他的时候……她简直就是一个女神,一个地母。透过她的眼睛,阿廖沙看到了外婆从内心深处射出的永不熄灭的、欢乐而温暖的光辉,“在遇到外婆以前,我仿佛躲进黑暗里在沉沉酣睡,但是她出现了,将我唤醒了,把我带入了光明的天地,将我周围的一切纺成一根无穷无尽的线,编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花边。她一下子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为与我的心贴得最近、我最能理解、最亲爱的人——正是因为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使她变得丰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应对艰难的生活。”

外婆的存在让阿廖沙知道,这个世界虽然滋生着残酷和黑暗,却不至于绝望。

当外婆跟他讲述他父亲的故事的时候,他在父亲身上也看到了和外婆相似的品质。而茨冈的生命热力和同情心犹似外婆和父亲,他的确是外公家黑沉沉的背景里一抹耀眼的亮色。在与格里高里以及“好事”相处的时候,阿廖沙领略到了另一种力量和另一种美,尤其是“好事”,他的行为和语言蕴涵无穷深意,他轻描淡写,却教会阿廖沙怎样去思考,怎样与周围的事物相处。阿廖沙的学校生活压抑而孤独,但新来的主教对孩子们却表现了真正的同情和理解。拾荒的日子固然被人看不起,然而,这样的日子却是快乐的,他的伙伴们虽然年纪幼小,生活困苦,却充满童真,相互同情。

于是,阿廖沙便在那坚硬、粗糙的现实里发现了另一种现实:美与丑同在,希望与苦难同在。当苦难成为一种普遍现实,当美好的事物频频被摧折,过一种光明正直的、充满活力和尊严的生活便成为他幼小心灵里的一颗种子。当他初次为自己创作了一个建筑模型时,他已经从神秘的大自然里,从劳动中,领会到了投入生活中的姿态。那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还将开花,结果……

高尔基回望他的童年经历时,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心灵的馈赠:“我把自己设想成一只蜂箱,形形色色普通的、没有文化的人像蜜蜂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对生活思索的蜜糖带进这只箱子,每人各尽所能,慷慨地让我的心灵富裕起来。这种蜜糖常常不干净,带苦味,但是任何知识毕竟还是蜜糖。”高尔基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的大爱,使得他把生活的两面都如实地书写出来。但书写黑暗是为了呼唤光明。他相信健康的生活和美好的人性是蛰伏在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可能性。

母亲去世后,阿廖沙的童年生活告一段落。外公说:“好啦,阿列克赛,你不是奖章,不能挂在我脖子上,你还是到人间谋生去吧。”于是,阿廖沙就独自一人闯荡人世间了。

在《人世间》和《我的大学》里,我们看到,阿廖沙在生活的洪流里摸爬滚打,但他内心的信念并未摧折。

高尔基想告诉我们的是:即便生活如此局促,我们的内心应依然柔软而坚强,而“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

少儿文艺

□余中先

“和您在一起,它们就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安静、自由地玩耍了,像它们平常习惯的那样。”

“可是,我喜欢它们,这你也知道。”

“那也不行,”帕特里夏反驳道:“野兽和您合不来。必须得懂它们,但您不懂……而且您也不会懂。”

小说设计了一个悲剧结尾:“国王”死后,最终,帕特里夏还是在欧洲文明的进逼下失败了,屈服了。

我们看到,她含泪告别了大自然,告别了充满了温情和自由的动物世界,要去内罗毕,要去她以前曾经去过的寄宿学校。这是一次真正的告别。告别自然,走向文明。

帕特里夏的故事,使我想起另外一个法国小女孩,那位在真实生活中长期与野生动物为友的小姑娘蒂皮。

蒂皮的父亲是摄影师阿兰·德格雷,长期在非洲的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地工作,拍摄那里的沙漠、草原、动物。她从小跟着父母在非洲长大,在野生动物中间无忧无虑地生活。有一本书叫《我的野生动物朋友》,记述了小蒂皮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赞美,以及对她与动物相伴的童年生活的回忆。

后来,到了上学年龄,蒂皮不得不回到法国,跟同龄人一起在巴黎上学,比他们稍晚几年开始接受欧洲文明的熏陶。她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知道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因为法国社会要保护小明星(她因为童年时代与动物为友的“历险”生活,成了法国家喻户晓的生态大使级别的明星),不让媒体采访她。我们从媒体那里再也没有

得到关于她的最新报道,但通过她父母的讲述,我们还是得知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很复杂的家庭问题,更何况这还是许多从生下来就接受西方文明的孩子所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

我在想,颇有些担心地想,现实生活中的蒂皮·德格雷的状态,大抵就是小说中帕特里夏将要面临的明天。

作者

小说《狮王》的作者约瑟夫·凯塞尔(Joseph Kessel, 1898-1979)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俄国犹太人,后移居法国。1915年,他才17岁时就当了新闻记者和演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次年他即投笔从戎,在空军部队服役,屡建功勋。

在60余年的漫长文学生涯中,凯塞尔著作等身,结集出版的传世作品有70余部,论字数不下一千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就有14部。而《狮王》正是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的扛鼎之作。1962年,他入选法兰西学士院,成为40名“不朽者”院士之一。他获得的勋章还有荣誉团的大军官勋章、文学艺术指挥官勋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大战的十字勋章。

1958年春,《狮王》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首次发行,立刻引起读者和评论